

# 遊京張鐵路遺址公園



如是我見  
侯宇燕

這天下午，我們從清華東南小區北門緩緩向東，行幾十米，穿過斑馬線，就到了京張鐵路遺址公園。金燦燦的秋陽下，精神世界立刻舒展開來。這是窺見歷史激流的窗口，讓過往遊客感受到百年前紛飛的風雲，五條鐵軌遺址，上面壓着巨大的扳道器。陽光活動草坪，介紹着百年前人們如何慶祝京張鐵路通車。而那幽雅、淡泊的現代風貌，又是何等纏綿委婉。一截車廂靜靜停在保留下來的一段鐵路上，鐵路間鋪滿白石子。一條素樸深蘊的長路通向遠方，溫潤的幽意撲面而來。詹天佑紀念牆，由木板搭出詹天佑等三位愛國志士的畫像，旁邊鐫刻着他們的愛國詩句。父親說，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他在清華大學「200號」——清華大學第一個原子反應堆負責電氣控制設計任務，經常坐京張鐵路到昌平嘉峪關南口去。平整土地、打樁，設置臨時電源（父親是當時唯一一個電機系畢業生，這

個工作就由他來做），參加土方施工的教工和學生全住在帳篷內。反應堆臨界前後，三個日日夜夜，他們在堆頂上不眠不休。

這是一條充滿愛國主義精神的鐵路。如今國家強盛，新人接過了前輩的火把。北京市開通的第一條城際鐵路十三號線不時從頭頂隆隆駛過。我們靜靜走在道口記憶之路上，紫菊花在左，萋萋野草在右，蝴蝶翻騰着，讓人想到冰心的詩句：「隨時撒種，隨時開花，將這一長徑點綴得花香瀟瀟。」是淡淡的幸福，是溫馨的慰藉，是幽靜又活潑的生意。

走到將盡頭，向西穿過另一條斑馬線，就到了東南小區的南門。這是我們居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小區，濃蔭僻徑，走多少回也不厭倦。在寧靜的韻致中，簡直洋溢着詩的氣氛。一路上零星的居民互相熱情地打着招呼，小商店裏水果琳琅滿目，曾受疫情影響關門的店面又重整鐘鼓……這一切，都蕩漾着民族踴躍奮發的生機，令人回想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自強不息的精神。

美哉！



▲京張鐵路遺址公園一景。

資料圖片

# 騙子魔影破空來



自由談  
黃秀蓮

WhatsApp忽來，語氣粗魯，夾雜了廣東話，沒有稱謂，只質問似的索錢。短短二三十字而已，錯字卻奇怪得很，居然一筆錢的筆字變成筆路藍縷的筆，俗語云「老千計，狀元才」，這光棍使詐之前卻連字也看不仔細。分析內容，大致幾點。一是問我手頭上有沒有九千多元；二是要求盡快過數；三是解釋之所以缺錢，是戶口限額剛滿罷了，暗示並非財困；四是翌日早上十時過數還錢，意在呼應上句，表示僅僅用來周轉一天；五是尚未提供銀行戶口。

之前新聞已報道了這些騙案，更何況手法陳舊，一般市民大概不會上當。這黑客不稱呼對方，是故意抑或

技術上仍未知對方姓名。遭黑客入侵的苦主是否得悉呢？當然不敢按入回覆，便一通電話聯絡，對方託我通知群組。我微微憂慮，又滿腹疑團，那組人數不少，電話號碼是否已落入黑客手上？萬一黑客都已掌握，會否進一步輻射式的使用詭計？

再往前想，AI無遠弗屆，連聲音也可模仿，到時稔熟的語氣在耳，怕只怕真假難分，一時耳朵軟，墮入騙局。至於截圖取得相片，耍弄科技，扮演身份，在手機畫面冒充仿真度極高的親朋……唉！網絡虛擬世界裏，人類忽然變得那麼虛弱，那麼被動，那麼不知所措。

我們享受科技帶來的好處，也要承受種種風險。結廬在人境，且聞車馬喧，我等小市民，旁觀世態，靜掩柴扉之際，還得警醒、警醒、再警醒。

# 捉鼠記



人與事  
周軒諾

「碩鼠，碩鼠，無食我黍。」料不到《詩經·碩鼠》裏人們對老鼠那種咬牙切齒的痛恨現象，居然會出現在我的工作地方。事緣大約四個月前，某同事上班時一回到座位，便發現辦公桌下的垃圾桶翻側了，紙巾、紙張、話梅核、蛋糕碎、牙籤等垃圾遍地都是，於是懷疑有老鼠來過。起初我們半信半疑，「辦公室門窗鎖上啊，老鼠怎麼進來呀？」但是接下來的兩個星期，大家的抽屜輪流中招，無一幸免，抽屜裏的食物袋竟無緣無故裂開，薯片、麵包碎、巧克力塊、牛肉乾、花生等零食散滿抽屜內，裏面的文件紙張等東西，被翻到凌亂不堪。那一刻，部門裏各同事一致肯定有老鼠來光顧。

大夥幾乎每天都聚首商討滅鼠對策。剛開始，維修師傅在工位的牆壁角落放置捕鼠籠，鼠餌是叉燒，然而狡猾的老鼠好像知道那個籠子就是陷阱，碰都不碰，過了一個多月，老鼠籠依舊空空如也。

老鼠籠不奏效，維修師傅便把一些帶有超強黏性的防鼠膠紙貼在地板上，膠紙上放有雞翅、玉米、燕麥片等誘餌。我們原以為老鼠必定抵受不住誘惑上鉤，那些傢伙卻彷彿聽得

懂人話似的，清楚我們部署，絲毫不碰那些美食。那段時間，我們每天開門踏進辦公室，第一時間就是去查看防鼠膠紙上有没有老鼠被黏住，每天期待，卻每天失望，日復一日，可是一隻老鼠也沒有落網。更誇張的是，牠們連藥物譬如必理痛、阿士匹靈、維他命，甚至盆栽上的花花葉葉也不放過，照吃可也，我們都氣得七竅生煙，誓要把元兇除之而後快。

維修師傅看見我們心急如焚的樣子，還開玩笑地調侃，「老鼠清楚你們千方百計設下圈套，但偏偏就不如你們所願，看着你們無可奈何的樣子，牠們便越得意。你們要跟牠們鬥智鬥力啊！」的確，老鼠的視力雖然十分差勁，嗅覺卻異常靈敏，但凡有丁點兒氣味，都逃不過牠們的鼻子。

沒辦法，師傅只好用回最原始的方法，在辦公室四周擺放粉紅色、細細粒的老鼠藥，耐心地等老鼠啣掉，同時提醒我們千萬別再把吃的、喝的東西放入抽屜裏，好讓牠們只能吃毒性強勁的老鼠藥。

上周五，一隻長度至少二十三厘米的大老鼠，一動不動地伏在專門放舊期刊的玻璃櫃旁邊。很明顯，是老鼠藥導致牠迷迷糊糊、奄奄一息，我們立馬通知清潔工友和師傅來處理這個任由宰割的「破壞王」。

成功滅鼠，大夥兒皆喜上眉梢，惟始終未放下心頭大石，誰知道那暗黑的角落裏還隱藏了多少隻呢？



# 石板街 萬聖節氣氛濃



市井萬象

萬聖節將至，中環石板街的店舖掛滿了琳琅滿目的萬聖節商品，吸引了大批遊人前來觀光、消費。

香港中通社

# 那些年的登高行遠



君子玉言  
小 杏

所以如果把重陽日作為一年行山季的開始，也夠恰當。

有年重陽日，曾舟車轉轉，從港島到中文大學附近馬料水碼頭乘船去東平洲。黑色的頁岩在海邊層層疊疊擡起，像一個巨大整齊的書庫，那是大自然的畫冊，書寫了成千上萬年。岩石深沉厚重，積澱萬年；海水清澈見底，穿透萬年。置身其中，一眼一心穿越萬年。

另一年重陽節，奔波一兩個小時到大嶼山西北部的大澳漁村。在高腳樓間穿行，在只有九間客房的大澳文物酒店聽當年水警與彈孔的故事，觀賞大澳漁民嫁女特有的風俗禮儀。老伯安安靜靜坐在攤檔裏串魚乾，魚乾都是差不多大小，曬成淡黃色，在陽光下玲瓏晃動。大泡魚被做成標本掛件，肚子圓鼓鼓胖乎乎的像一個長滿刺的仙人球，花五十元買下。後來才知港人所稱「雞泡魚」其實就是河豚，為保持其形狀的飽滿，在肚子裏塞了棉花。標本魚掛在辦公室書櫃，陪伴我幾年又帶回。

朋友也有人買蝦醬，這也是大澳特產。港式菜餚中，蝦醬是少有的重鹽重鹹調味料，用來炒通菜（通心菜）是絕配。

再一年的重陽，與同事去坪洲島。在中環六號碼頭乘渡輪，不過半小時便會進入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間。在這個零點九九平方公里的離島，可以漫無目的地亂逛，一是面積小，所有公共設施只有一個，說碼頭大家都知，說消防站、幼稚園都只有一個，最高處的手指山不到百米。所以不必擔心走丟，走散了也不怕；二是島上街市店舖應有盡有，可以在魚攤買了魚蝦到餐館加工，也可以在路邊小舖買杯甜豆花邊走邊逛，還有「巴黎餐廳」這樣文藝範兒小店。那一年香港經歷了颱風「山竹」，坪洲

島上樹圍需幾人合抱的大榕樹被攔腰吹斷，令人嘖嘖驚嘆。

走街串巷看看島上居民的樓也蠻有意思——全部三層高，外牆彩色繽紛，細節中呈現出生活的閒適感，雜亂又隱藏着一種有規則的空間秩序。走着，走着，天漸漸就黑了。從坪洲返回中環的船即將到達碼頭，剛好，落在岸邊垂釣老伯的漁網裏。

登高也好，望遠也好，總會讓人發現不一樣的香港。香港的都市空間有一種奇妙的隔離功能，不管中環多麼喧囂，只要渡輪開往海的深處，人走進山海之間，到了離島那一刻，看到一個沒有汽車，只能靠雙腳代步的地方，很快有一種身處異域空間的感覺，一切煩囂拋諸腦後。所以登高行遠很容易上頭成癮，因而不一定要刻意安排在重陽節。

比如號稱香港三大高山之一的大東山，登高最佳時節是冬季，最佳看點是漫山遍野的芒草。登山坡度極陡，十分辛苦，上得山頂，坡緩巒柔，行山徑掩映在芒草叢中，芒草金黃，天空湛藍，畫面線條簡潔清晰，頓時胸膈舒展。

若去西貢，登高望遠一程即達。從北潭涌往船灣方向行走，行山徑平緩，但路途稍遠。山巒重重，林草茂密，不知不覺慢慢攀升，突然眼前豁然開朗，晴空白雲，群山碧海相間又

相連，山是綠的，隨着遠近和霧嵐而有些許黛青，海隨着天藍雲白呈現不同顏色和印花圖案。儘管主色調是藍綠色，但有漸變有層次，暗暗嘆服張大千林風眼他們果然是對的，畫家筆下的青綠，果真是眼前的只此青綠。

老朋友黃先生曾開車帶去新界鹿頸。那裏已經與深圳隔水相望，那邊高樓，這邊鄉野，一時恍惚哪是內地哪是香港。近觀紅樹茂盛，遠眺水天一色，野花璀璨。正是北鳥南渡時節，湖面白鷺點點，或飛翔，或翹立，驚鳥翩跹，山水靈動，感覺上就是一個靜，靜得讓人迷戀。

還有一次京友來港，我能招待的只有看山看海，因時間太緊，選擇最近的薄扶林。一路聊着，不知不覺，鳥瞰了香島，遠眺了維港，吹過了山風，走過了幽徑。而那天的夕陽，卻爽約了。它不知道，作為「夕陽的資深粉絲」，我多麼盼望所鍾愛的每天最後一縷陽光，也能染紅朋友的臉龐。

若實在無法遠足登高，香港的高樓亦可用來一覽眾山。比比皆是的百尺危樓，不僅可手摘星辰，亦可俯瞰人間眾生，海陸萬物。

這個重陽日，飛越大灣區，從海拔三萬多英尺高空的伶仃洋上俯瞰，香港近在咫尺，一片海一座城，一番懷想。



▲登高望遠。

作者供圖

# 難忘民宿



柳絮紛飛  
小 冰

再講點在葡萄牙的事。

「是住連鎖酒店還是住民宿？」丹曦問。「住民宿。」喜歡民宿，倒不是想照顧民間小生意，而在於民宿大都有特色，主人以當地人的方式經營，客人以體驗的方式過夜。

天黑前到達辛特拉，找到了預訂的民宿。男主人笑得好樸實，自我介紹名叫丹尼爾，隨即把自己的車開出院子，騰出空間給我們泊車。女主人看似有點害羞，她給我們兩套鑰匙，用不太流暢的英語加手勢告訴我們怎樣使用。鑰匙有點重量，不是輕飄飄的房卡，每套包括院子門、家門和房門，不是住酒店的感覺。

「陽台的朝向適合看日出，如果能早起，有一番美景。」「必須能。」我說。房間裏細節處

處考究，擺設具有實用性和藝術性，安靜，塵埃少，當然環境乾淨是重要因素。

下樓到客廳看看。樓梯轉彎處，除了過路，剛好擺下一張單人沙發，沙發旁邊的牆上鑿有一洞，裏面擺着當地地圖和旅遊指南。吧台上的水杯和盛水器做工精巧，餐桌上有自製的小點心和蛋糕，蛋糕已切開一塊，避免了我們因其完整而產生拘謹。牆上的畫反映當地特色，不一定是名作，但一定是原作。

「原創的，體貼微妙，不輸給連鎖酒店。」丹曦說。

「是一個中產家庭。」重華道。坐下來聊幾句，除了我們和丹尼爾，客廳裏還有一位葡萄牙年輕住客。「這房子建於一八九二年，是我們父輩的產業。現有的布置理念來自我太太，我們請了女僕做早餐和清潔房屋，自己管理，按我們的指導進行。」

桌子上有一本厚厚的留言簿，寫滿大半篇幅了，內容為「文物民宿，保養

得好」、「像住家裏，舉手之間該有的都有」、「主人慷慨大方，熱情」等。也有個別誇張的，好像前無古人後無來者，不過吹是吹，至少證明主人在用心經營。偶爾的漢字和中式語法習慣，表明有些住客來自中國。

像在自己家的客廳一樣，趁大家閒着，重華給全天主打開車的孩子按摩一雙肩。此舉似乎被那位葡萄牙年輕人所吸引，他流露出羨慕的表情，趣味性的目光半天不離開那雙按摩手，大概覺得好玩，有意思，一會兒終於忍不住說：「我準備好了。」準備好了，言下之意是「你可以給我按摩了。」憨厚地一笑，重華回應他「為什麼不可以？」一半享受着一半忍着痛，年輕人說「感覺很特別，但是堅信按摩有助於疏通筋骨。」

城市中最接地氣的是街市，旅途中最有人情味的是民宿。計劃中想去看夢幻城堡佩納宮，哪裏算得準，住民宿的印象深刻多了。（待續）